



掌故

鄉民武裝在石頭圍進行的包圍戰，部署嚴密，控制險要地帶，鬥志高昂，民族仇恨怒火不可遏抑，殖民軍何以能逃出包圍圈，並且轉守勢為攻勢？事後檢討，找出了真正的原因。

原來加士居少將率領數艘兵艦從后海灣登陸，分三路向元朗平原推進。另兩艘兵艦在吐露港登陸，一部分殖民軍向北開往粉嶺，另一部分殖民軍則向西開向林村。登陸后海灣的殖民軍，到達屏山後，即抽調其中一個連開赴青山，另留一個連駐屏山。這樣部署，係以石頭圍為作戰中心。以大埔（東）、粉嶺（北）、屏山（西）、青山（南），四條戰綫拱衛中心的主力，對付鄉民武裝的「八爪魚戰術」。在后海灣登陸的殖民軍，總數達二千三百人。因為軍需品運輸，只能使用獨輪木頭車，而且彎路小坑甚多，於是沿途強拉民伕，不論男女，年齡在二十歲以上，四十歲以下的見到就拉，嚇得雞飛狗走。

當殖民軍在石頭圍被鄉民武裝重重包圍，並且被截斷補給綫時，卜亨利頻頻接到要求緊急救援密電，港督府曾經召開秘密軍事會議，加士居少將亦有出席。殖民軍總部已經接獲綫報，鄉民武裝主力集結在雞公山。由駱克報告當地的水陸形勢。駱克拿出其在去年十一月間探測新租借地所繪下的地圖和紀錄，指出雞公山之山脈，將深圳河系統中之南支流，由大埔墟以北之九龍坑發源，流向西北面，在深圳南一哩處納入主流

，與元朗河及錦田河分隔。深圳河於深圳城至河口一段，潮漲時寬度約六十呎至八十呎，深約七至十二呎，只可供小船航行，大鵬灣內之小港灣，如沙頭角海、大埔墟灣，及沙田海等，海水極淺，低潮時有數以英里計之沙土露出水面。會議決定在高潮時派遣小型兵艦在后海灣及吐露港登陸，實行東西夾擊，另分東、南、西、北綫截斷鄉民武裝部隊支援後路，實行「釜底抽薪」戰術，解救石頭圍被圍困的殖民軍。

四月十九日上午，天空出現一綫曙光，鄧青士在雞公山上用望遠鏡看見錦田平原各處道路，出現殖民軍長長的隊伍行列，間中夾雜着數百頭戴本地雨帽的人龍，或擔架，或背負布袋，或手推獨輪車，即時想到殖民軍大量拉伕，並使鄉民夾雜在部隊行列中，作為「擋箭牌」，此乃有計劃的安排，企圖迫使鄉民武裝放棄密集射擊。

時間在推進，形勢在變化。鄉民武裝部署的「八爪魚戰陣」，逐步變換形勢，有時需要內綫作戰，有時需要外綫作戰，形成內綫中的外綫，外綫中的內綫。殖民軍先被鄉民武裝包圍，後來鄉民武裝又被殖民軍包圍。鄧青士最感到棘手的，就是數百名被拉去作挑伕的鄉民，其中有男有女，不忍心以密集火力射向敵陣，殺傷自己人。（之四十四）

· 劉崇

殖民軍如何逃出石頭圍（上）

——新界的鄉村與習俗



今日新界



四月十九日
上午，殖民軍分東西兩路主力向八鄉平原開進。駱克隨同加士居少將

部隊，開始向錦田的泰康園和吉慶園採包圍部署，並協同派駐粉嶺的部隊，堵截來自深圳、東莞、惠州一帶之團練活動。兩派駐青山的部隊，則監視屯門忠義堂之更練活動，使不能與元朗地區串聯在一起。由那個時候開始，鄉民武裝力量由發展轉向收縮，逐步進入靜止時期。四月十七日，殖民軍拾到一面抗英部隊的旗幟，送上港督府去，軍政部門首腦展開研究，有謂此乃中國政府參戰的物證，有謂此物證乃鄉民在中國軍隊中偷來的，因為沒有找到中國士兵的物證。一場爭論，沒有結果。

被圍困在石頭圍叢林中的殖民軍，死傷已超過半數，剩下不足二百五十人。馬克沁機關槍的槍彈缺乏補充，只有對付鄉民衝鋒隊進攻時才發彈掃射，官兵精神頹喪，體態疲憊。連日來飲用田澗水，有些人患上腹瀉。

英國租借新界，在中國舉行談判時，英國駐華公使賓納樂SIR CLAUDE MACDONALD在北京拍案怒迫李鴻章：「如你能使法國不租借廣州灣，則我亦可放棄租借北九龍！」英國人當時的氣餒，確實使人難以忍受。鄉民抗英事跡，清季書刊，當日曾有記載：「開挖坑塹，拒阻英兵！」石頭圍之戰，駱克也承認：「抵抗者要是有近代武器，我們的軍隊恐怕更為難了。即使如此，他們用原始武器開火的那股威力，也顯出他們的英雄氣概！」

前來解圍的殖民軍，向插有各姓彩旗的山岡，用馬克沁機關槍掃射。叢林內被困的殖民軍，向空猛發排頭槍作出呼應。駱克叫蔡毓山教被拉去做挑伕的鄉民向石頭圍抗英部隊喊話。以十人為一組，一邊喊話，一邊走路。

「自家人來呀，不可開槍！」聲浪一起一伏，傳到武裝鄉民耳中。挑伕們舉起手揮動着雨帽，似有無限情意思傳達過來。鄧青士和幾位首腦在山上觀察，經過反覆會商之後，決定散隊。於是命令特務組用海螺號角發出散隊號音，並揮動兩面大紅旗，指示散隊方向。

殖民軍如何逃出石頭圍(下)

——新界的鄉村與習俗

時的戰地寫實，從反面來看，也是新界鄉民的歷史光榮記錄。

(之四十五)

劉崇

石頭圍之戰，元朗太平公局本來想以頑強的抗拒，迫使殖民軍退出租借地，大家同享安居樂業的生活。不料在群眾抗拒力量發揮到巔峰狀態的時候，被對方使用拉伕手法，軟化自己的戰鬥力。鄧青士當日揮淚離開雞公山，心情顯得非常沉痛。



殖民軍派駐屏山的